



第144期 · 2023年9月

非賣品

妙法寺的觀音殿

妙法寺是一座「殿群」，五十年前落成的萬佛殿固然教信眾流連忘返，特別是結合門前那假山魚池園林，真可以作愉快半日遊。

十多年前建立「蓮花大殿」，外型獨特更被視為「藍地地標」。而這座嶄新獨特、樓面高聳的大殿，由於它採用自然光照射，十分環保，且玻璃外牆遠看更像一枚銀光燦爛的大鑽，所以有不少善信譽之為「藍地鑽石」。

我說妙法寺是一座「殿群」，就因為還有其他同樣吸引信眾的大殿——三樓，是「觀音殿」。

這座觀音殿規模不小，可容納幾

百人一起做法事。此殿在平日是不開放的，純為舉行法事而設，譬如最近一次盂蘭法會便在這裡舉行。

——整潔、清靜、明亮，這是妙法寺殿群的一個大特色。

在觀音殿的舞台上，簡潔的布置，讓筆者禁不住駐足而觀，那座千手觀音，不太大，祂安祥地座落「舞台的正後方，就像一位慈祥長者坐在那裡與信眾「喁喁細語」，並沒有一副「高高在上」的感覺。很好，很親切！

觀音殿的入口處，有石雕的四大天王——風、調、雨、順，這形象與萬佛寶殿地下入門處那四大天王造型



是一致的，不同的是一個木質，且色彩燦爛；一個則是純石雕，給你簡潔清純的感覺。這兩組「四大天王」，在我的感受裡倒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——一組是「入世」的，另一組的清純有「出世」之感。

進入觀音殿大門之後，有一組文字屏風也很值得大家留意，中間那一組文字，是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」，這是觀音菩薩的重要偈頌。大家都曉得了，也不必我在這裡專文推介，倒是希望大家多留心一下看看兩旁這副對聯的字，上聯是「觀音應化神通

力」，下聯是「普門示意大悲心」，這對聯把普門品的要旨都說了，這十四個大字，是我們邀請香港女書法家劉修婉書寫的。這位慈心女書家，為人低調，且做善事經常的「不聲不響」，她多次捐出善款讓我們在文教事務上有所發揮，真是用得上那句常用語——出錢出力！

出錢也好，出力也好；多也好，少也好，都不是問題，用心則好了。寫到這裡，讓我禁不住又聯想起妙法寺的一班好義工。



一物兩用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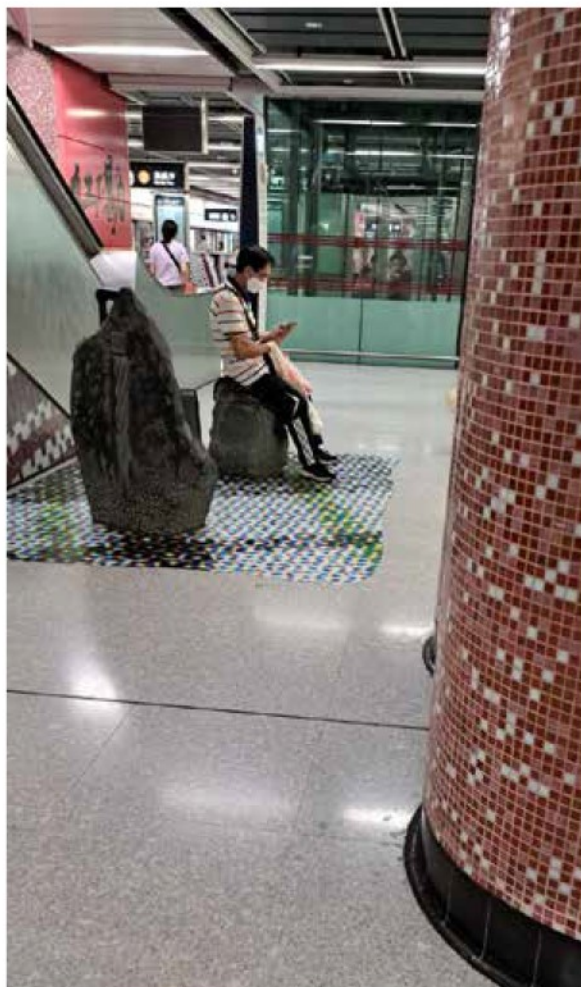
每次坐「地鐵」，來到這月台位置總是特別留意這組藝術品，它是以石頭形態作雕塑，其中一座更嵌塑上一個手拉皮箱樣兒。在交通運輸建築物內作這樣的構思，本來就很有心思的。可惜，它放在候車月台，有些等車客索性坐上去。

——這是一物兩用嗎？

相信雕塑者在創作時，都沒有想到。他沒想到是正常的。但裝置者、擺放者却沒有想到，這可有點兒「那個」了。建議：適當地用繩索圍起來。勿讓候車者當橇坐！

——唔該，尊重下藝術！之！

這故事，其實說不定那老先生睇中王羲之的，是他的才情。



自在本領

唐朝雪峰法師有一句話，常在我心間——

「竹影掃階塵不動，月輪穿沼水無痕。」

造句淺白，不難理解，但其意堪咀嚼。有些事情本來就像無風無浪的平靜水面，但偏偏有些人喜歡興風作浪，弄得塵土飛揚。

「塵不動，水無痕」，顯現我們心境能與外物同樣的平靜，能有這修為已很不錯。但如果要更上一層樓又如何？又會是怎樣一個境界呢？

我們不妨更進一步看看宋代哲學家邵雍怎樣說——

「水流任急境常靜，花落雖頻意自閒！」

這是不被外物外象牽動自己的情緒。這樣的境界，我個人以為反而是佛學境界。不為外物所動，一切從心出發，這是真正的禪意自在。



禪詩・禪話



(十)

總是春

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，他的禪意詩也是寫得很好的，我們平時隨意地借用一兩句古詩，可追查起來，原來此借用之詩句乃出自朱熹也。譬如這一句——

「萬紫千紅總是春！」

就是他的，全首詩是這樣——

勝日尋芳泗水濱，無邊光景一時新；
等閑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

此詩寫作方法也像不少同道中所表現的類似，前兩句多是寫景白描，後兩句則話題一轉，轉到心中意旨去，也就是主題所在。

所謂「東風」，是借喻，指的是「道」，如果你悟道了，即是明白了，那麼眼前之景，心中所想，全都有所啟悟，甚至是豁然開朗的！——萬紫千紅，繁花盛放，美不勝收，總不會是「眼前花漸落，心底愁煞人」。

苦修行

宋代僧人道英，有一首詩寫出修行要經一番磨練，這是所謂「苦修」，不如此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果——

南北東西任險巇，古岩寒檜冷依依；
無人到我經行地，明月清風付與誰。

巇，音「希」，形容山險。此詩前兩句都是寫環境，也暗喻作者在修行道上的艱辛。轉下後兩句呢？那是告訴我們：如果你不肯作走這樣艱辛之路，則肯定不能得到真正好收穫的，所以他說：「明月清風付與誰」！前邊即使有明月清風這樣的美好，你也無法獲得。這可使我們又想起那句好詩——

「不經一番寒澈骨，那得梅花撲鼻香！」

就是這樣，不僅是學佛，學所有的知識，要想獲得學問，都必須經過一番切實的苦苦修行。——道理很多人都明白的，問題是我們有沒有真正去做。

活水來

讓我們繼續來看朱熹的禪詩。以下這一首更是經常地被引用，它實在是一首很出色卓越的禪詩，可相信不少讀禪詩者也不曉得原來這首佳作是出自朱熹的手筆——

半畝方塘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；
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

此禪詩字面淺白，易懂，又不會像某些詩人常以「典」作賣弄。

此詩表面上是「白描」，實際上是有所借喻的，它是以此寫出我們對閱讀書本的看法。第一句的譬喻是指打開書本（一鑑開，鑑者·即是鏡。為何要以鏡來作譬喻呢？我們平時不是常用一句「明鏡」嗎？這就暗喻那書中有明心見性的道理。）

第三、四句便是說明問題了，因為能看到好道理（源頭活水來），我們便得到賞心好收穫——水清澈也！

落葉聲

修行是「苦」，不經過這一番的「苦」，你如何在最後得到「清涼」。所以，我們一開始便得有所堅持，不可半途而廢！——其實做任何事情都應該是這樣。所以我的「座右銘」是——

「三思方舉步，百折不回頭！」

想清想楚你才去做，不要妄下決定。但決定之後，你要做了，你便得一往無前。所謂「不到長城非好漢也！」

好，讓我們繼續看禪詩。以下介紹宋代郭印的作品。（他不是詩僧，他是一位縣令。）

一片澄心似太清，浮雲了不礙虛明；
夜深人寂渾無寐，時聽空庭落葉聲。

這首詩完全是寫經已得道，心中已獲得清靜。

靜寂的夜，連落葉的聲音也聽到，是多麼的清靜呀！這可使筆者想到王維那著名詩句——

人間桂花落！

連輕輕的桂花落下來也曉得，有多靜呀！



華嚴宗的哲學思想

· 蔡惠明 ·

(原刊於一九八八年四月《內明》第一九三期)

一、

華嚴宗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宗派，依「華嚴經」立宗。「華嚴經」首譯於東晉義熙年間，由佛陀跋羅譯出六十卷本。但在這以前，東漢末年到三國期間已先後譯出「華嚴經」的有關部份的經典，如後漢支婁迦讖譯「兜沙經」一卷，即後來「華嚴經」的「如來名號品」；三國時支謙譯的「菩薩本業品」一卷，即「華嚴經」的「淨行品」；西晉聶道真譯的「菩薩本願行品經」一卷，也即「淨行品」。東晉只多密譯的「菩薩十住經」一卷，即「華嚴經」的「十住品」；後秦竺佛念譯的「十地斷經」一卷，即「華嚴經」的「十地品」等。六十卷本「華嚴經」譯出後，當時僧人講述傳佈「華嚴經」的也不少，但沒有華嚴宗。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是唐法藏大師，他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禪宗真正創始人慧能，因他參加新經八十卷「華嚴經」的翻譯工作，武則天曾賜號「賢首」國師，所以華嚴宗又稱「賢首宗」。

「華嚴經」全稱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，又稱「雜華經」，是印度佛教大乘「有宗」的重要經典之一。晉譯六十卷本為三十四品，七處八會。而唐譯八十卷本(實義難陀譯)則為三十九品，七處九會。一般大乘佛經(密乘經典除外)，基本上都是在人間說的，而「華嚴經」中的七處，却有四個地方是在「天上」說法。佛教各種大部經典都是先有短篇的故事和偈頌(長詩)，經過多年的講授和補充最後編成為大經的。「華嚴經」就是一部總集名稱，因為在晉譯「華嚴經」譯出之

前，已有很多零星翻譯、卷幅不長的「華嚴經」異譯本，可見大本「華嚴經」，並非一次完成的。

華嚴宗的傳法世系是：

法順(五五七—六四〇)——智儼(六〇二—六六八)——法藏(六四三—七一二)——澄觀(七三八—八三九)——宗密(七八〇—八四一)，先後五代。法順又稱杜順，偏重禪法。他的「華嚴五教止觀」首先把「華嚴」放在最高的「一乘圓教」的地位，因此被上溯為華嚴宗初祖。智儼俗姓趙，十二歲從法順出家，曾於至相寺從地論南派慧光系僧人智正學「華嚴」，但受法順影響較大，仍列法順門第，著有「華嚴搜玄記」十卷、「華嚴孔目章」四卷、「華嚴五十要問答」二卷、「華嚴一乘十玄門」一卷(法順口述、智儼撰寫)。智儼還曾向法藏講授過晉譯「華嚴經」，因此被尊為華嚴宗的二祖。

關於法藏的事跡，我曾寫過「法藏大師與華嚴宗」一文，刊於一七三期本刊，介紹比較詳細，請參閱。這裡不重複了。

澄觀俗姓夏侯，十一歲出家。初遍學三藏，後專研「華嚴」，成為華嚴宗的集大成者，被尊為華嚴宗四祖。他是個長壽的僧人，活了一百零二歲。唐德宗、憲宗曾因他長住清涼山(即五台山)，賜號「清涼國師」。他的思想，可說是華嚴宗的正統思想。他在「華嚴法界玄鏡」一書中提出的「真空觀」、「理事無礙觀」、「周遍念容觀」的三觀思想，其實就是「十法界」的思想。

他說：「余覃思大經，薄修此觀。」可見他是以「華嚴」教義為他思想依歸的。其主要著作有：「華嚴經疏」六十卷、「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」九十卷、「貞元經疏」十卷、「華嚴經畧策」一卷、「新經七處九會頌釋章」一卷、「三聖圓融觀門」一卷。

宗密俗姓何，「家本豪盛，少通儒書」。可說是世家出身，因他出家後常住陝西鄠縣圭峯山，世稱「圭峯大師」。他禪教兼通，雖被列為華嚴宗五祖，但他的思想却帶有明顯的禪宗成份。如他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一文中寫道：

「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，原無煩惱，無漏性智，本是具足，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。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禪，亦名如來清心禪。」可見他的思想與語言，禪味濃郁，是在禪宗思想基礎上接受「華嚴」教義的。其主要著作有「華嚴經行願品別行疏鈔」六卷、「注華嚴法界觀門」一卷、「圓覺經大疏鈔」十三卷、「華嚴原人論」一卷、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四卷等。

宗密圓寂後四年，發生了唐武昌毀佛事件，這就是歷史上稱為「會昌法難」。雖然為時短暫，但拆廟宇、毀佛像，沒收寺院財產、強令僧尼還俗，給佛教以政治和經濟的嚴重打擊，華嚴宗也受到很大損失。不久又爆發了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，寺院經濟一蹶不振，當時除了禪宗尚能

維持門庭外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走下坡路了。

華嚴宗這個宗派不僅在當時中國北方流行，而且在唐開元二十六年由日僧道璿傳到日本，新羅僧義湘則傳至高麗，盛極一時。從唐中宗到唐武宗，流行了約一百七十多年，以後逐漸衰落。北宋初，曾有子睿、淨源等提倡，一度又趨活躍，過後仍消沉。

近代應慈法師（一八七三—一九六五）致力弘傳華嚴，自號「華嚴座主」，興辦「華嚴學院」，造就不少佛教人才，如內地的戒塵、慈舟、持松、常惺，現在香港和美國的永惺、壽冶、敏智等法師，均曾受業於門下。應老四朝五台，每日禮誦華嚴，畢生弘傳「華嚴經」，並刊印「華嚴疏鈔」等華嚴宗著作，為振興華嚴作了可貴的貢獻。

二·

華嚴宗的基本思想是「法界緣起論」。它以「一真法界」作為世界的根源。如澄觀在「華嚴法界玄鏡」中說：

「言法界，一經之玄宗，總以緣起法界不思議為宗。」

「法界」是宇宙萬有的「總相」，「緣起」就是它能派出一切的「稱體大用」。依「一真法界」而有宇宙萬有，舉宇宙萬有都是「一真法界」。這是辯證的。因為「法界緣起」不同於一

「別說」

我們常說，有些「佛語」實際上是很社會很人間的，是我們日常的處世都應該顧及的思維。

事實上也確是如此，有些「佛語」可能因時間的久遠而有所謂「文字障」，但如果撇開這些，看它的內容實質，則可以說是我們平日待人接物都是同一道理的。

好，讓我們看看《薩伽格言》裡這句話，它文字淺白，毫無「文字障」——

別說誰是我的仇人，
別說誰對我不友好；
不友好也不要聲張，
一聲張就造成裂痕。

這組話是容易明白的，也在譯寫上採用簡易文字，因此我們一看便有所領悟了。

「一聲張就造成裂痕！」這是我們在平日生活裡也注意到的，很有意思。

般的緣起，所以稱為「法界大緣起門」。

華嚴宗根據「華嚴經」提出六相：總、別、同、異、成、壞等三對範疇來說明世界事物的互相依存、制約、數量、變化、消滅過程的關係。法藏在「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」中作頌說：

「一即具多名總相，多即非一是別相，
多類自同成於總，各體別異現於同；
一多緣起理妙成，壞住自法常不作，
唯智境界非事識，以此方便會一乘。」

譯成現代語言意思是：一種緣起事物具有各種成份稱「總相」，各種成份有差別而不同一是「別相」；各種成份和合成一個總體是「同相」；「同相」中各種成份各不相同是「異相」；各種成份因緣和合而起形成事物謂「成相」；各種成份保持自立分離狀態不和合成事物稱「壞相」。運用一多、「六相」來觀察事物，才能認識事物的真相，並以此歸納為佛教一乘教義。由此推論現象之間的關係，都是由總別、同異、成壞三對範疇而形成的錯綜複雜的緣起關係。

在「一」與「多」的關係上，華嚴宗提出「一中有多，多中有一」的辯證論點。「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」第四說：

「若一不即十，十即不成；由不成十故，一又亦不成。何以故？若無十，是誰一故？今既得一，知一即十。」這說事物量的連續性；在十進

位的計算系統中，一是十的一，十是一的十。

「華嚴宗一乘教義分齊章」卷四接着說：

「一門中既有十，然此十復相迭，相即相入，重重無盡也。」

華嚴宗提出「十玄」的，是智儼和法藏。兩個「十玄」，除了在順序排列上有些不同外，內容是完全一樣的（一般將前者稱為「古十玄」，而將後者稱為「新十玄」）。為對照方便起見，列表於後：

智儼的「十玄」

- 一、同時俱足相應門
- 二、因陀羅網境界門
- 三、秘密隱顯俱成門
- 四、微細相容安立門
- 五、大世隔法異成門
- 六、諸藏純雜俱德門
- 七、一多相容不同門
- 八、諸法相即自在門
- 九、唯心回轉善成門
- 十、托事顯法生解門

法藏的十玄

- 一、同時俱足相應門
- 二、一多相容不同門
- 三、秘密隱顯俱成門
- 四、因陀羅網境界門
- 五、諸法純雜俱德門
- 六、諸法相即自在門
- 七、微細相容安立門
- 八、十世隔法異成門
- 九、由心回轉善成門
- 十、托事顯法生解門

「十玄」是華嚴宗總攝宇宙萬物，統一佛教教法，進而通向成佛的十個玄妙法門。首先提出「十玄」的是智儼，詳見他所著的「華嚴一乘十玄門」，法藏繼承和發展他的「十玄」思想。由於法藏時常修正自己的說法，所以其十玄思想前

為他人

《薩伽格言》說——

如想辦好個人事，
首先應該為別人，
專為自己謀算者，
事情一定辦不成。

這句話，不必理會什麼佛教不佛教的，我們平時做人處事就該這樣，處處為自己着想，不想及做那事情對別人會有好處嗎？——這樣祇為自己，就是我們常說的所謂自私行為。

「專為自己」者，肯定是不會把事情做好。有一句經常被說起的話便很有意思，那是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！」這是互相協助。不過，我還是喜歡用「我為人人」四字先行，先有了「我為人人」的大好心意，則必定會把事情做好。

後並不一致，所著「華嚴探玄記」的十玄緣起的說法最為晚出，後來澄觀據此作為定論。法藏在他華嚴宗的代表作「華嚴金師子章」中講的十玄是：性相、純雜、一多、相即、隱顯、微細、帝網、托事、十世和唯心。十玄實質上是一種觀察事物、求得真理的法門；即達到對現象與現象、現象與本體、心與萬物圓融無礙的悟解，完全領會宇宙萬物重重無盡、事事無礙的教義。具有十玄的觀法，就是進入成佛的境界。十玄說又是說明佛法是一個整體，佛教各種法門是互會貫通，圓融自在的；要論證一切眾生本來具足一切理性和功德，不必假於修成，而能隨緣顯現十玄無盡的境界；也就是說佛和眾生只是迷悟的不同，一旦具有十玄無盡緣起的悟解觀法，眾生也就成為佛。

十玄說的基本內容，在於解釋緣起，闡明成佛的境界。也就是說十玄的無盡緣起是一種觀法，是佛地心境的展開。由此推論，眾生達到這種對現象和現象之間錯綜複雜的悟解，是成佛的標誌。十玄說闡明重重無盡、事事無礙的教義是如來佛性德圓滿的道理，眾生本來也就具有這種圓滿性德。但佛和眾生還有迷悟不同，一旦具有十玄無盡緣起的悟解，眾生與佛的異同，就相應消失。

華嚴宗還提出「四法界」的論點，就是：

(一)事法界，(二)理法界，(三)理事無礙法界，(四)事事無礙法界。這種所說的「理」就是本體，「事」就是現象和作用，作為「理」的體現的「事」與理是融通的，而「事」和「事」同是作為「理」的體現，也是相互調諧的。「十玄」說就屬於「事事無礙」觀，表示周遍含容的意思。

華嚴宗的哲學思想曾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有很大的影響。如宋明理學引用的「理」就是出自華嚴宗「四法界」的「理法界」。澄觀在「華嚴法界玄鏡」中說：「理法名界，界即性義，無盡事理，同一性故。」「二程全書」據此引伸：「萬物皆是一理。至如一物、一事雖小，皆是有理。」「天下只有一個理。」「凡眼前無非是物，物物皆有理。」「性即理也，所謂理性是也。」又二程提出的「理一分殊」的命題，實際上是華嚴宗「事法界」和「理法界」思想的翻版。

華嚴宗認為圓滿的教義應當是：事物的本體的體現，萬物互為因果。它對般若空宗和唯識有宗的理論不滿，但有揉合空、有二宗的說法，把藏、通、別、圓四教、改為小乘教、大乘始教、大乘終教、頓教和一乘圓教。把華嚴列為圓教，以顯示其圓滿究竟。

適當地方

以下一組文字，同樣是《薩伽格言》說的，同樣淺白，同樣的很有道理——
是什麼樣的材料，就放在什麼地方；

首飾不能帶在腳上，腳鐲不能放在頭上。

這很明顯的，就如「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」一樣。你睏了，要睡覺休息了，但你還是去幹其他事情，如果是趕着要完成的，那無話可說，但你做的不過是一項遊戲耍樂而已，這好嗎？這恰當嗎？這就好像「把一對腳鐲放在頭上」。

適當的時候，做適當的事情！

這道理大家都明白，就是有時候不肯認真去做而已。

快樂，就在這裡！

「菩薩的福德如何？」

「菩薩沒有福德。」

「什麼？菩薩都沒有福德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菩薩不求福德，不貪戀福德，他把得來的福德全都布施給眾生了，所以，菩薩本身便沒有福德！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！——你說菩薩沒有福德，嚇得我呀！——原來如此！」

X X X

我們學習菩薩道，是學習菩薩那種無私的慈悲精神，他布施第一。布施有三種：法布施、財布施以及無畏布施。

如果都誠心誠意學習這種布施，則與我們常說的那句「我為人人」是同一道理。「人人為我」，是貪，不必說；「我為人人」是布施，不但要常說，還得貫徹執行，如此則肯定會得到自在快樂。

請你誠心試試看，如果你心中無所執、無所貪，是不是更加輕安自在呢？

——菩薩既然是布施第一，他肯定是個超級快活人，所以，如果你問：「怎樣才找到快樂？」則我認為學習菩薩道便是尋找快樂之途了。

厚薪養廉？

有一個說法：為了令公務員廉潔，可實行厚薪。

——薪酬高了，自然便不會去貪！

這表面上好像言之成理，實際上是謊天下之大謬。

貪與廉，跟薪酬之薄厚沒有關連，如果你品性貪婪，則即使年薪百萬，甚至是年薪千萬又如何？同樣是會貪的，貪是沒有一個底綫。有一位曾經是職位甚高的公務員，年薪少說也三幾百萬吧，最後還不是以一個貪字而弄到身敗名裂？所以，「厚薪養廉」之說，根本是廢話。當然，我們認為公務員也好，一般的「打工仔」也好，能有適當的薪金待遇，是合情合理之事，這是善待，這與什麼「厚薪養廉」無關，不但無關，且可以說，「厚薪養廉」這話語本身便是對人格的侮辱。那麼，用什麼來「養廉」才恰當呢？有恰當的方法嗎？——有，那就是用培育高尚品德，培育高尚人格來「養廉」。這就是關乎修養。我們學習佛法，又或者是學習其他的哲學思想，最終目的其實就是品德的學習。

萬法歸一

有朋友問我：你是哪一派的佛教徒？是禪宗、淨土還是其他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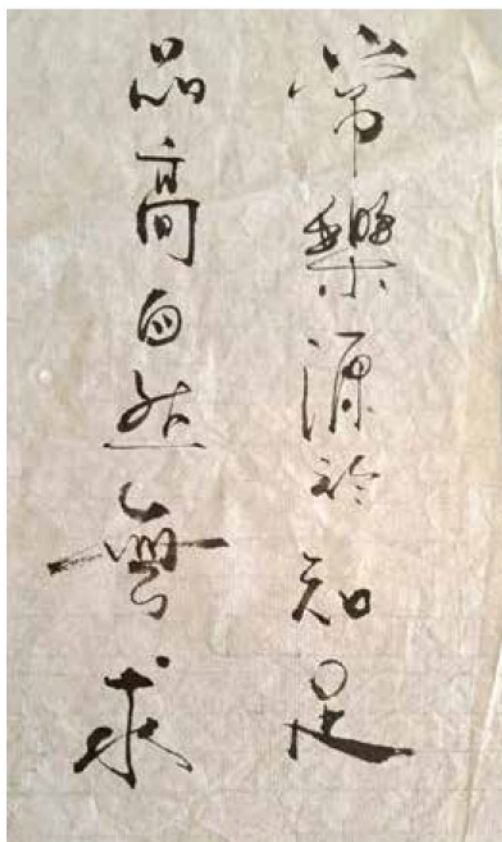
我祇說了一句：「佛教徒就是佛教徒，不必太理會甚麼派！」

朋友還以為我在敷衍，其實，這是我的心意。總覺得，佛教就是佛教！一如武術，武術也有很多派，甚麼少林、武當、洪拳、螳螂，但萬法歸一，這種種派別還不都是為了武術？

香港粵語片經典之作「如來神掌」，主角曹達華兩手向前一伸，吼一聲：「萬佛朝宗」！對，萬佛朝宗，不就是「萬派朝佛」的同一道理嗎？因此，淨土也好，禪宗也好，又或者是分甚麼顯宗、密宗也罷，這種種無非都是方便法門，是方便你去修行佛法就是了，一如百川匯流的川，又或者如所謂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吧！



人到無求心自閒



求與無求

我們經常念着一句話：

「人到無求品自高！」

道理是有的，祇是：一個人到了無所求的時候「人品」才高起來，那到底不夠圓滿！

怎樣才算「圓滿」呢？

我認為，一切的圓滿，是順其自然，是自然而然才好！自然而來的圓滿，才是真正的圓滿。

把那句話裡字，調轉一下來看又如何？——

人到品高自無求！

我們的品格提高了，自然也會少了「求」，甚至是「無求」。

為了好好地告誡自己，我寫下這樣一句：

常樂源於知足

品高自然無求

年近歲晚的時候，我們喜歡寫寫揮春，今年你不妨寫下這一句：

知足常樂品高無求。



書畫交流

香港畫家聯會，經常舉辦「交流會」，邀請畫會內一些高手為其他會員示範。

這示範便帶出很好效果。

前些時，邀請了在國畫界內以潑墨潑彩稱著的馮若城先生，來一場示範。他一筆一劃、一點一滴，以及用排筆潑寫，功夫細緻，看得在場廿多位畫友連眼都不想眨一下。

馮若城平日都是沉默寡言的，他一頭栽入國畫裡。這天，如果在安排上能有半小時讓他為畫友解答疑難，相信效果會更好。不過，作為書畫會有這樣實事求是的交流，效果已很不錯了。我們辦「書畫會」也好，辦「讀書會」也好，從實際出發，從真正的互相學習，「同舟共進」出發，不要去搞什麼「爭名奪利」、「爭出頭」、「爭出位」！

——最看不起的就是這些「你爭我奪」！

盲人掌燈夜行

當年有一部粵語片，片中吳楚帆引用名言曰：「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！」

我在想：有甚麼事情做起來真可以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！」兩者兼而得之？

看來，「盲人掌燈夜行」便是。

也許有人說：「你都傻嘅，都盲了，還掌甚麼燈！」

就因為自己是瞎子，提燈行夜路，不是給自己看，是給別人看，人家看到你也可以閃避。這是方便自己也方便了別人。我們學習佛理，也可以從這意思切入，這是度己度人。

如果你要造燈謎，也不妨說：謎面「盲人掌燈夜行」，謎底不就是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嗎？

哭與不哭

有位老人家，妻子死了，他嚎啕大哭。

鄰居一漢子看見，說：「人都死了，哭有什麼用！」

他止住了哭，呆呆地坐着。

那鄰居的妻子見狀，却說：「你看，你妻子與你同艱共苦幾十年，今天死了，你不哭！」

——哭還是不哭？

這老漢苦惱了一陣子，猛然想起古時一位禪師（大珠慧海）的話：「餓了便吃飯，睏了睡覺去！」

哭與不哭，與別人有什麼相干！當下，他不禁苦笑了一聲！

「你看，你看！」鄰居又說話了：「妻子死了，他還在笑！」

老漢聽罷，再大笑兩聲。

有意思

寫了「唯吾知足」四字，友人看了覺得有意思——四字均有一個「口」，而且分上下左右四個方向。

剛巧，與一位朋友「茶聊」，他說曾到井崗山那邊旅行，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圖案字——中間是一個「口」字型的噴泉，上下左右四個祇寫上一半的字，都是與中間這個「口」有關的。你以為是甚麼樣的「半」個字？——佳、五、矢、止。

原來「唯吾知足」這四字有這樣的結構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！

於是，回家後便試寫起來——

中間一個「口」，再從右至左逆時針寫上佳、五、矢、止，再在外圍寫一個大圓圈。你看：

像不像一個金錢？而且是外圓內方的，——這樣「唯吾知足」不是很有意思嗎？



樓下門水喉

看畫展，看到陳家義先生寫了一幅「樓下門水喉」。看那一排排的人與水桶陣，不由得令我聯想起當年的情景。

——當年，是何時呀？

上世紀一九六三年。那是香港的制水高峯期，四日才供水一次。那一次才三幾個鐘頭，如果你在這三幾個鐘頭內載不到水，你往下的一个星期可不知如何造飯了，連洗個臉也困難，不要說洗澡沖涼哦！

「樓下門水喉」這句話又怎樣來的？它本來是在廣東珠江電影廠拍攝的一部影片裡，演員常說的一句對白，這部影片便是著名的「七

十二家房客」。當年的樓房是三、四層高，可不像今天動不動便十幾廿層了，但即使如此，「水壓」問題仍然是個大問題，如果大家同一時間開水喉，則樓上的水壓便大大的弱了，水升不上去，於是滿街滿巷都聽到樓上住客在騎樓往下大聲叫：「唔該，樓下門水喉！」

陳家義這幅懷舊作品，他雖然看過一些資料，也了解到當年在街邊排水桶陣輪街喉水的情況。

顯然地，畫家陳家義是從內地來香港定居的，而又並未親身經歷過那段日子。（他曾告訴我，年輕時「文革」期間正在內地畫宣傳畫。



「文革」是一九六六年開始，而香港制水的高峯期是一九六三年，所以說，他未曾親身經歷過這段「樓下門水喉」的日子。）即使如此，陳家義這幅作品正是「一位有心人的作品」，把當年排隊輪街水的情景也勾勒出來了。

如果是我繪畫，我當然不會那樣「斯文」，就因為我親身經歷過，當年我十七歲，經常看到為了輪水而喋血街頭。

「東江之水越山來」之後，香港再沒有制水了，「樓下門水喉」已絕響了大半個世紀，當年看到那部「開山劈石挖水渠」的紀錄片，也真夠感動。

到了今時今日，連我們這些「街頭輪水」者也淡忘了當年的苦況，今天的年輕人，甚至是已人過中年者，又如何去想像那「樓下門水喉」的情景？也不會聯繫到東江之水供港食用的恩典。



攝影師鍾文略當年拍攝制水之作，已成經典。



光與明

今天讓我們說說這個「光」字。

我們追溯這個字的起源，發覺「好得人驚」。原來，它是一個人跪着而頭上着火。這是古代的行刑。在奴隸社會，奴隸好淒慘，把火放在他的頭上來燒，這樣的「火刑」真是慘絕人寰。光、光明、光亮，這個光字便自然與「火」字聯繫在一起。後來這個「人跪着頭上着火」的字也改變了，——也許實在不忍心看到那慘狀吧！到後來這個「光」字便成這樣子，這便「自然」得多，字的上半部則仍不失為「火」的感覺。可見造字者的高超「明」！

說到高超，我們又自然地從「光」想到那個「明」字。光明兩字常合用的，而「明」字的結構是日月合在一起，真是簡單明白，日月同在還不就「明」嗎？讓我們追尋下去看看。「明」字本來的寫法，右邊不是一個「月」字，是「夕」，即是日與夕為明，原來在古代「夕」亦即是「月」也。所以在製造「明」字時的感覺，仍然是日與夜的想法。這個「明」字的左邊，本來是一個窗框的造型字。——從窗戶望出去，也望到光明了。

形與意

象形字的「象形」，有一個大好處是你一看便知那是什麼字，或者那字是什麼意思。譬如上文提到的那個「明」字，日與月加在一起不就「明」了嗎？好，讓我們隨意地找些字來看看，譬如這個「焚」字，火燒樹林，真的很「焚」了。通常我們說這個「焚」字都比較多的用在大火裡。譬如焚燒、「焚身以火」，當然也會用在小的地方，如林黛玉的焚詩。

一看而立即有所聯想的字形，實在很多，譬如「困」、「囚」、「圍」，用個大口圍起來，立即給你一個「困」的感覺。

我想最多類似的象形字(特別是有含意的)，「心」字是其中之一。譬如，「志」、「忘」、「忍」、「怒」、「忠」、「思」、「想」，……這些都特別有意思字，它不僅是「象形」，(以「心」字讓人聯想心)它還有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內容，最常教人樂道的，便是那個「忍」字，——心中放着一把刀，還不忍嗎？「怒」字亦很有意思——我們之所以怒，往往是心中奴役自己而已。